

巴西崛起

传奇总统卡多佐回忆录

[巴西] 费尔南多·恩里克·卡多佐 著

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

秦雪征 叶硕 译

The
ACCIDENTAL
PRESIDENT *of*

BRASIL

A Memoir

巴西崛起

传奇总统卡多佐回忆录

[巴西] 费尔南多·恩里克·卡多佐 著
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
秦雪征 叶硕 译

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· CHIN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西崛起:传奇总统卡多佐回忆录/(巴西)卡多佐(Cardoso, F. H.)著;秦雪征,叶硕译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 2012. 3

书名原文: The accidental president of Brazil:
a memoir

ISBN 978 - 7 - 5118 - 1450 - 0

I. ①巴… II. ①卡…②秦…③叶… III. ①卡多佐,
F. H. —回忆录 IV. ①K837.777 =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4915 号

巴西崛起:传奇总统卡多佐回忆录

费尔南多·恩里克·卡多佐/著
秦雪征 叶硕/译

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
策划编辑 赵利铭 林 喆
责任编辑 林 喆
装帧设计 乔智炜

©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出版 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 沙 磊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 14.75

字数 208 千

版本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)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(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

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

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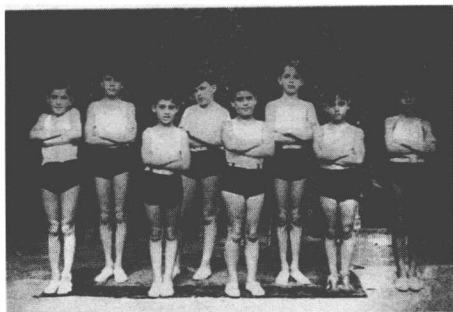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ISBN 978 - 7 - 5118 - 1450 - 0

定价:3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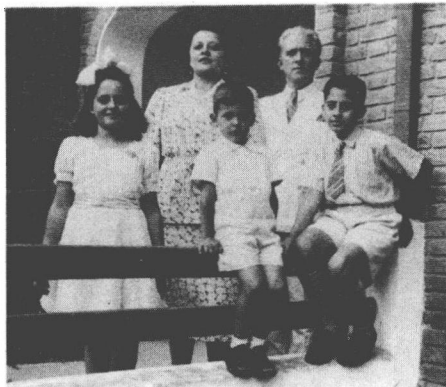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

我的祖父若阿金·伊格纳西奥·巴蒂斯塔·卡多佐,在废除帝制的斗争中做出了杰出贡献。(照片出处:作者提供)*



6 岁左右的我(左数第三位),摄于科帕卡巴纳海滩的体操课堂上,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。(照片出处:Heitor Hui)



我的将军父亲、母亲、弟弟安东尼奥·杰拉尔多(Antonio Geraldo)和姐姐吉尔达(Gilda),摄于圣保罗,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。

12 岁摄于彼得罗波利斯。



* 若无特别说明,照片均为作者提供。



父亲(右二)和夸德·罗斯(站立者),时间大约是1947年(当时,民粹派兼演技派、30岁的夸德·罗斯正在竞选圣保罗市议员)。



父亲(前排中),他的右边是古拉特(时任瓦加斯总统的劳工部长),以及巴西工人党的国会议员莱奥纳多。摄于里约热内卢,20世纪50年代。



与露丝和保罗一起,摄于圣保罗,20世纪50年代中期。

1960年,在萨特的巴西之行担任翻译。



1961年,我在圣保罗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的公开答辩(露丝坐在第一排,她的右边是贾诺蒂)。(照片出处:Domício Pinheiro)



在圣保罗大学上课的卡多佐教授,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。





(左图)1965 年流亡智利时,在圣地亚哥 CEPAL 的办公室。

(中图)1978 年,卢拉和我一起参加竞选活动,摄于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市。(照片出处:Clóvis Cranchi Sobrinho)

(下图)1982 年,巴西民主运动党全国会议(第一排左三是马里奥·科瓦斯,左六是尤利西斯·古马良斯)。





(上图)1984 年,坦克雷多·内韦斯、弗朗哥·蒙托罗、我和尤利西斯·吉马良斯在一次“Diretas já”会议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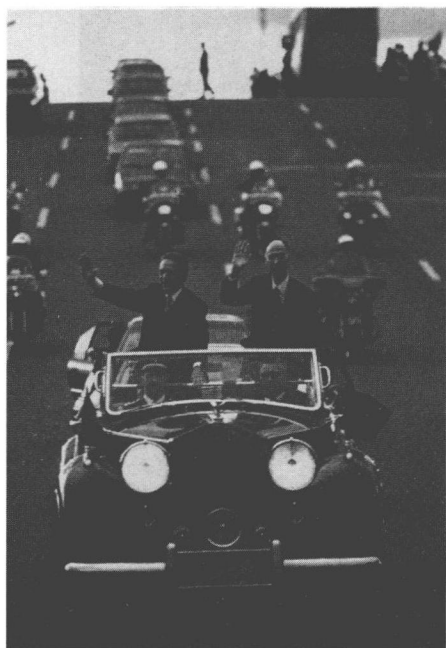
(中图)1984 年“Diretas já”的街头活动。第一排左起:内韦斯、蒙托罗夫妇、我、弗雷勒(Marcos Freire)、两位不知名人士、阿兰士和卢拉,最右边是戈麦斯。(照片出处:Claudine Petroli)

(右图)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,在圣保罗的家中。





1985 年,在巴西利亚担任参议员。



1995 年 1 月 1 日,就职游行。
(照片出处:Antônio Milena/Abril
imagens)



1995 年第一次访美时,与克林顿总统合照。(照片出处:Ricardo Stuckert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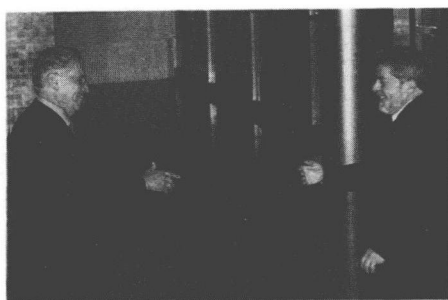
(上图)1999年11月,意大利佛罗伦萨“21世纪进步执政”第一次会议。(照片出处:Wilson Pedrosa)



(右图)21世纪初,摄于总统官邸。



2001年在总统官邸的家族聚会。站着的是我儿子保罗;坐着的左起:露丝,小女儿卢西亚娜,茱莉亚、佩德罗和他们的母亲比阿特里斯,保罗的女儿叶莲娜和乔安娜,以及卢西亚娜的女儿伊莎贝尔。



同民选总统卢拉,摄于总统府高
原宫,2002 年 11 月。(照片出处:
Renato Castro)



我被授予了许多荣誉学位,但在
牛津大学由校长罗伊·詹金斯爵士
发表的颁授致词最令人难忘。



2005 年 4 月,在教皇约翰·保罗二世的葬礼上,同伊塔马尔·弗朗哥、卢拉
和约瑟·萨尔内一起,我们都是巴西总统。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我们后面。(照片
出处:M. Klein/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)

序 言

比尔·克林顿

在 20 世纪 90 年代,民选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领导了过半的世界人口。这场民主革命席卷了西半球。前所未有的,美洲人民因为同样的目标和价值观走到了一起。我的好友费尔南多·恩里克·卡多佐总统便是一位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者。尽管他遭到过追捕,被列入过黑名单,也经历过流亡,但他不曾绝望。他的办公室被炸,他的朋友们遭受折磨,但他对宽容和理解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。

巴西和美国共同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——我们需偕同美洲其他国家,一同努力维持民主,并让更多尚未感受到民主好处的国家懂得实行民主的优势。我们两国拥有极丰富的人力资源(并且民族多样)、自然资源,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。最为重要的是,我们都珍视同样的理念:自由平等、尊重个人、家庭与社区的重要性、社会公正以及维护和平。卡多佐总统和我因为这些共同信念成为了亲密的朋友、默契的工作伙伴。

在卡多佐总统任期内,巴西面临着一系列令人胆战心惊的挑战,尽管如此,在他的领导下,巴西安然渡过了重重难关。巴西脱离专制独裁不过 20 年,其中,卡多佐为巴西民主化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。在担任参议员、外交部长期间,他为巩固和稳定巴西羽翼未丰的民主不懈努力。之后,在财政部长的职位上,他继续为完善国家民主而奋斗不息。

卡多佐的“雷亚尔计划”(Plano Real),成功地抑制了当时令巴西经济瘫痪的恶性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得到及时抑制,提高了中下层民众的真实收入,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在令许多发展中国家备受折磨的经济危机中保全了巴西。

雷亚尔计划空前的成功,为卡多佐当选巴西第三任民选总统铺平了道路。从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化身为政客,他的执政风格保留了学术的严谨与学者的专业素养。他在经济和贸易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,给巴西带来了繁荣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关于私有化的努力——增加了数以十亿计的收入。他明白推动全球化进程能帮助巴西进一步发展,所以他在美洲推进自由贸易协定,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:巴西出口量上升,经济体扩大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,卡多佐总统坚持以正确恰当的方式谋求国家繁荣,在国家发展的同时,力求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全球化经济带来的财富。他深知,经济全球化的扩展需要依靠民主与法治的深化、保护劳工和教育新一代年轻人。在其任期内,政府致力于增加入学率,并帮助少年儿童完成其早期教育,将接近6%的GNP投资到了教育上。“助学金倡议”(Bolsa Escola)^①是一个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的项目,我们就此结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,携手为让我们的下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而努力。

卡多佐总统在维护正义方面的贡献是超越国界、全球性的。他确保了至少在其任期内,巴西是一个负责任的地球村公民。他视解除国际威胁为己任,例如打击跨国犯罪、贩毒和恐怖主义。巴西是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^②(the Nuclear Non-Proliferation Treaty)、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^③(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)以及《京都协定》^④(the Kyoto Accords)的签署国。这个国家还富有前瞻性地积极防治艾滋病(HIV/AIDS),为巴西艾滋病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。

① “助学金倡议”为巴西贫困家庭提供最低工资保障,使他们7~14岁的学龄阶段的子女能够接受公立学校教育。——译者注(本书注释若没有特别指出均为译者注)

② 又称《核不扩散条约》,于1968年1月7日由美、英、苏及其他59国缔结签署的国际条约,规定:核国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地把核武器转让给非核国家,不援助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;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,不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转让,不寻求或接受制造核武器的援助,也不向别国提供这种援助;停止核军备竞赛,推动核裁军;把和平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保障之下,并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提供技术合作。

③ 这是一项在1963年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》的基础上,要求缔约国承诺:不进行、导致、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,并进一步承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,禁止和防止任何此种核爆炸的国际条约。

④ 即《京都议定书》,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,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。

在其两届任期内,费尔南多·恩里克·卡多佐驾驶着巴西这条大船,勇敢地、有预见性地、优雅地穿越过危机四伏、暗礁满布的海域。卡多佐出任这个经济不稳定、民主不充分的国家的总统,最终成功地让巴西转型为成熟、繁荣且受到各国敬重的国家。他的回忆录所道出的故事,是关于他身为总统的杰出领导、他引人入胜的个人生活、他与其他历史人物之间的碰撞出的火花;而或许,其中最令人动容的,还数其书中所流露的对巴西终生不渝的爱。他对巴西的付出与忠诚无人能及。

目 录

序言 / 1

第一章 家族产业 / 1

第二章 皇帝与将军 / 7

第三章 美梦幻灭 / 25

第四章 政变催化剂 / 46

第五章 苦鱼子酱般的流亡 / 62

第六章 Jeitinho / 82

第七章 变革,就是现在! / 100

第八章 丛林之王 / 122

第九章 雷亚尔总统 / 140

第十章 记得我写过的每个字 / 158

第十一章 桑巴效应 / 178

第十二章 未来之地 / 195

后记 / 215

第一章 家族产业

我6岁时,也就是1938年的5月,在尼泰罗伊的水晶沙滩(位于里约热内卢附近海湾),政治与我的生命第一次发生了交集。当时,全家正在享受着热带阳光海浪、度过无忧无虑的假期。在一个深夜,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将我们吵醒。我父亲拿起了挂在墙上的听筒,静静听着,没有说一个字,接着“砰”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他匆忙地换上了军装,抓起他的左轮手枪便夺门而出。

那正是原教旨主义者这个极端法西斯组织发动政变的一夜,他们在“上帝、祖国、家庭”的旗号下,将仇恨倾泻于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身上。他们接受墨索里尼资助,并且视自己为希特勒的继承人,但他们却都无一例外全是纯粹的巴西人。他们像纳粹一样举起右手敬礼,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喊着“Anaue”——这个源自印第安、表达阴暗的群体种族歧视的词,而不是“Siegheil”。总统一年前下令解散议会,由于恐慌,一小撮原教旨主义者发动了这次鲁莽愚蠢的对总统官邸的进攻。

在官邸无人保卫的情况下,热图里奥·多内列斯·瓦加斯(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)总统只能别无选择的孤身作战,试图驱赶进攻者。大腹便便、满身烟味的独裁者在官邸窗户处胡乱对政变者开枪,与此同时,他23岁的女儿阿尔奇拉(Alzira)绝望发狂地给军队指挥官打着电话请求支援。但这帮叛乱者自身并不擅长战斗,他们无助地回击着因为爆炸而从背后飞来的花盆和雕塑。当有人在官邸窗口架起冲锋枪时,很大程度上,这场战斗胜负已分。热图里奥依靠一己之力,纵火将叛乱者逼退到海湾地带长达数个小时,并因此获得了等待我父亲及其他军官到达支援的时间,这堪称巴西历史上最为不可思议的时刻之一。

12名原教旨主义者被杀后,叛乱者随即作鸟兽散。从那时起,热图里奥便成立了一个从不离身的私人保安小队,这多多少少算得上日后他患上严重

妄想症并最终导致其死亡的前兆。

我父亲次日才回到家，他全身是汗、疲惫不堪，不过所幸没有受伤。“没事了，费尔南多·恩里克，”他轻松地笑着，“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假日了。”

那个沙滩假日的晚上，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巴西，政府有时必须用枪来保卫自己的政权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发现，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政府和我的家庭是合二为一、不可分割的。我的伯祖父奥古斯托·伊格纳西奥·圣埃斯皮里图·卡多佐(Augusto Ignacio do Espirito Santo Cardoso)曾是热图里奥的军务部长，我父亲同他一道工作。我许多其他的亲戚都是将军或官员，与政府联系密切，比如我的一个表兄弟不久之后便将接任其父之职，成为军务部长，另一个将被政府任命为里约热内卢市长。正因如此，这场叛乱就像是对我家族的侮辱一般，令人难以忍受。

对一个6岁孩童来说，这场政变无疑是一次印象深刻的政治洗礼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渐渐意识到，类似的插曲并非偏离生命轨迹的意外。我是听着关于我曾祖父精彩绝伦的传奇长大的，他曾是巴西腹地干燥炽热的高原上的一省之长；而我的爷爷，则是一名帮助建立共和国的将军；至于我的爸爸，同样也是一位将军，但他因为参加了20世纪20年代注定失败的叛乱而两次入狱。政治仿佛不仅是一种消耗生命的激情，同时也对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有着负面、有力的干扰。冥冥之中，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。“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尝试同你的监狱看守聊天，”我爸爸曾经这样忠告我，“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有人情味儿。你一定不要错过任何谈话机会，不是跟船长而是跟看守。”我听到这席话的时候不超过10岁，但尚且懵懂的我从没有质疑过父亲告诉我这些事的原因。父亲的忠告，在日后的生活中确实变得不可或缺。

假若政治是卡多佐一家传统的家族产业，那么我算是追寻了不少备受宠爱的祖先的路——我在早期的生活中竭力避开政治。我的不少朋友（以及一部分批评者）嘲笑我的这个说法，他们相信，我与生俱来便对权力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。有人说：“费尔南多·恩里克做不了教皇，于是他决定做巴西总统。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，我一直对在阳光下静静阅读更为感兴趣，更喜欢在那通尼泰罗伊秋夜电话响起之前世界的模样。